

我的个体户生涯



□罗安会

我属于那种“醒得早”的个体户。

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华夏大地，记得当时新华社记者采写了甘肃和山东两个勤劳致富的社员，他们每人从队里分得了一万元，被人羡慕地称作“万元户”。这篇消息被广泛传播，“万元户”成为当时的热词之一。

其时，我所在的江津县城也出现了“邱万元”“周万元”，一位做箱子，一位搞竹编，靠勤劳致富。县领导敲锣打鼓去祝贺，给他们戴上了大红花。“不管白猫黑猫，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”，一时间，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。不过，不少人也在观望中。

那时，我已从农村回城好几年，在一家国营单位上班，工资不足40元，住集体宿舍，吃单位食堂。婚后，一家集体衡器厂的厂长发现

我长于销售，便把我调去他们厂做供销工作。仅仅几个月，我把厂里积压的几千杆木秤销售一空，又建议厂长开发江津特产米花糖。我销售米花糖也业绩突出，得到厂长赏识，我更加拼命工作。随着产品不断开发，厂里要搞销售承包责任制，我们几位供销人员就同厂里签订了合同，大家你追我赶带动生产经营节节攀升。

我跑销售很拼，一年到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外地出差，去省城开食品订货会、联系食品批发公司、建立销售渠道……家里的事全靠妻子，她既要上班还要带不足周岁的女儿。天道酬勤，我每月奖金颇高，县里还发文件向全县推广我们的承包经验。

几年下来，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出差期间，我发现沿海城市的大街小巷摆摊设点销售各类商品，生意很好。特别是在浙江义乌，看到各种小商品琳琅满目，而且价格低廉，我心动了。

经过再三思考，我决定辞职。在妻子支持下，我成了县城里首批“下海”的弄潮儿。我首先看中了义乌市场的雨伞，这东西质优价廉，交易活跃。当地老板告诉我，雨伞加工简单，场地占用不大，投入资金可大可小，市

场潜力很大。于是，我家三弟兄申请开办了雨伞加工厂。

有了执照，筹到了资金，就去义乌购买材料。当时连百元大钞都未发行，银行办汇票很麻烦，不像如今有银行卡，有微信，有支付宝。我和我哥经常带着数万元现金去进货，我妻子缝制了两条布袋，将钱装里面让我俩捆在腰间。我俩坐着绿皮火车，摇啊摇，摇了三四十个小时才摇到1600公里外的义乌，一路上只敢打个盹。

一次，火车过了金华站已是下半夜。我去上厕所，将钱袋交给我哥。他太疲倦，居然就睡着了。我回到座位叫醒他，他一摸身上惊叫起来：糟了，钱不见了！ 乘警赶到，不到20分钟就从垃圾箱中找到钱袋，但钱少了两万。在没有摄像头的年代，乘警竟然很快在另一节车厢里将盗贼抓获，钱也如数归还。

改革开放不久的内地，雨伞畅销，我们几弟兄忙得很。一次，我租了一辆货车，一早沿綦江、万盛、南川、武隆县城送货。在南川交货后已近黄昏，我又出发朝武隆县城赶。

深秋的夜晚，繁星点点。那时南川至武隆省道公路估计有100多公里，车行驶在坑坑凹凹的泥石路上，车稀少，路难行。柴油老货车

蜗牛样爬白马山，快到山顶时，车熄火了。前无村后无店，连过路车也没有。此时山上寂静无声，秋风吹来凉飕飕的。我想，今晚怕是要当山寨王了。

漫长的两个钟头过去了，正在六神无主时，就见到山下有两道雪亮的灯光。有救了！我冲上公路使劲招手。货车司机停车查看后，吩咐我们换了打火塞，车就可以启动了。到达武隆，天也亮了。

劳碌三年后，我们盈利了。我揣着第一桶金又转向别的生意。我重新办了个体执照，租了门面，销售在上海购进的服装、皮鞋、运动鞋。江津人喜欢上海货，加上价格亲民，生意自是兴隆。

船小好调头，几年后我又经营起茶楼酒楼宾馆、书画廊、电视摄像等行业。由于投资谨慎，心细胆小，我出手很少失误。

但人算不如天算。非典疫情前一年，我在四面山山头河景区开了一家宾馆。开业前夕，我购买了一车宾馆用具。没料到，上山的水泥路弯多路窄，司机把车开翻到了沟里，一车货碎了一地，我的腰也受了伤，养了两个月才康复。

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。一次，我拉了满满

一车吃喝用的东西回宾馆。行至半路，暴雨瓢泼，小货车冒雨前行。走到离四面山不到10公里的马家坪时，暴雨更加猛烈，路上的水哗啦啦淌，山岩上滚石不断坠落。突然，一块巨大的岩石从陡壁上滚下，正好砸中前面一辆中巴车的屁股，离我的车只有几米。虽然躲过这一劫，但受非典疫情影响，宾馆不得不暂时关门。

因开办书画廊以及电视摄像业务，我结识了一大批书画家、作家，为我日后投身文学创作埋下了伏笔。

这些年，国家始终大力扶持个体经济，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，让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出一派生机：办营业执照有一站式行政中心，贷款有银行大力支持，办证减少程序方便了大家……我这个普通个体工商户，靠着诚信经营得到了好评，还因为热爱社会公益事业，被江津区推荐为市里的“先进个体户”，任过三届区政协委员、两届区政协常委。

而今，年已古稀的我仍从事个体经营，也写写小文章，日子过得优哉游哉。每每与家人分享勤劳致富的甘甜，我就想：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一是靠党和国家政策好，二就是靠自己吃得苦啊！

牛年追忆老黄牛

□文猛

经历了难熬的鼠年，轮到牛当值，天地之中到处冲天牛气。我想起了我家的老黄牛，想起了母亲挂在嘴边的话：给牛多割些青草。

1973年，也是一个牛年。

那年5月的一个下午，山上杜鹃花格外的红艳，村长的脸比杜鹃花还要红艳。村里油菜大丰收，夺得全乡第一名，乡里奖给村里一头大黄牛。村长在乡场上喝了酒，唱着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懂的歌，牵着大黄牛从村东走到村西，又从村西走到村东，唯恐全村人没有看到。可是，大黄牛并不配合村长那份喜不自禁，当村长第五次从村东到村西时，它突然用一只角把村长撞倒在地，然后不管不顾地走上草坡，美美享受它的晚餐。

村长从地上爬起来，抓了一把土，扔向大黄牛，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的名字，让他牵牛回家。在村里养一头牛每天可记半个主动力的工分，我家孩子多，都在读书，挣工分的却不多。父亲说我家是申请过养牛，可这牛连你村长都敢惹，我们可惹不起啊！村长说牛又不吃人，怕什么，就这么定了！

我们提棒拿棍跟着父亲牵牛回家，那大黄牛瞧也不瞧我们的棍棒，父亲拾起牛绳，它就乖乖地跟着我们走回家。

牵回家，大黄牛套在后门柳树上，这是母亲的主意，说柳条是抽牛的，让牛长记性。其实，我们知道，家里每逢买羊、买猪什么的回家，母亲都会把它们先套在柳树上，母亲说柳树是“留树”，留得住它们。

母亲在偏屋收拾出一间瓦屋来，这让父亲很惊讶：牛圈用不着这么讲究。母亲说，它在给家里挣工分。父亲于是搬来一盘废弃的石磨说系牛绳用——这家伙还得磨磨性子。

那天，四哥带着我们割了三背篓青草，到牛圈一看，大黄牛不见了，瓦屋前留下一道厚厚的泥槽。顺着泥槽找去，大黄牛居然拖着那盘石磨，慢慢悠悠地往水塘走去，村里人都惊叹大黄牛的好力气。父亲提了根钢钎，追上大黄牛，把钢钎插进磨眼中，大黄牛挣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喷了几个响鼻，对着水塘鸣吼着自己的无可奈何。

饮饱水，大黄牛躺在塘坝上，美美地回味青草香。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水塘，拿了把很大的铁梳子，提了水，要我们给大黄牛梳理皮毛。大黄牛一边美美地回嚼，一边舒服地闭上眼睛。我们给它梳毛，小心翼翼地碰它的角，它居然把牛唇触在我们脸上，伸出大舌头舔我们的汗脸。牵牛回家时，母亲干脆把我抱在牛背上，让我骑着回家。说实话，我感觉不到骑牛的幸福，总担心它会把我摔下来。后来问母亲，母亲说她同样担心，但要降服一头牛就得这么做。

大黄牛在我家安生下来。大黄牛系在石磨上，我们系在大黄牛上。每天上学前，我们去牛屋给它加上青草。放学了，我们不敢再在路上疯玩，赶着回家割草——大黄牛还饿着呢！

有大黄牛在家，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有了一份牵挂。

等我们长大后，父亲才告诉我们，其实让大黄牛来家，并不只是为了挣那份工分，最重要的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叫责任、什么是家。

我们喂养的大黄牛膘肥体壮，威风凛凛。黄亮亮的皮毛，洪钟般的牛鸣，有它在村道上，两边的牛啊猪啊羊啊驴啊纷纷让路。别的牛一上午耕一小块田还吭哧吭哧直喘，我们家大黄牛只要你人没累垮，它就不会歇息，是村里人争抢的好帮手。别的牛耕一天田地记一个强劳动力的工分，对我家大黄牛，村里人一致要求记一个半强劳动力

的工分。村里人羡慕死了，说文家又养了个壮儿子。

大黄牛来到我家后，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给大黄牛多割些青草”。为了给大黄牛多割些青草，我们走遍了村庄的大小山林、溪涧沟壑，哪片坡有草，哪条沟有花，我们比谁都清楚。

大黄牛是村里的劳动模范，我们是村里人称赞的乖孩子。

最难熬的是漫长的冬天。山枯了，草黄了，我们跑了好几条沟也割不上一背草。要过年啦，母亲最担心大黄牛过年吃什么。每年大年三十，母亲在家准备年夜饭，我和四哥、小弟一大早就出门去给大黄牛准备过年草。记得有一年冬旱，我们把附近好几个村都走完了，也没有割上一背青草。等我们割完够大黄牛吃两天的青草回家时，村庄过年的鞭炮早已响过。我们把青草倒给大黄牛，点上鞭炮，在欢快的鞭炮声中，我们家过年啦！

村庄包产到户那一年，我们几兄弟考上了远远的学校读书。村里所有公物、牛羊分了下去，唯独大黄牛没有人敢要，因为它吃得多，而每家每户那几小块田需不着大黄牛侍候。有人说把大黄牛杀了分肉吃。村里的老庄稼们气愤地站起来：大黄牛为村里做了那么多苦力，你吃得下？你忍心吃？“分家”的会开到后半夜，村长对母亲说，大黄牛还是分给你们家养吧。母亲说孩子们都读书去了，孩子他爸有病，我们再也养不了啦。

村长生气了：大家不愿养就只好把牛杀了。

母亲说，那还是我们家养吧。

除了侍弄家中的责任田、照料生病的父亲，母亲还得喂养一天天渐老的大黄牛，那份辛劳让我们忧心忡忡。坐在教室听课，心却在那方遥远的天空下。半夜里我常被噩梦惊醒，总觉得牛屋中没有了青草，大黄牛撞破木门，正偷吃庄稼……

不知是真的老了，还是出于英雄再无用武之地的悲伤，大黄牛倒下了，倒在我们就要放假回家那个春节前夕。一天天变瘦的大黄牛眼中布满血色，长长鸣吼不止。母亲到处找青草喂它，割不上青草就把菜园中的青菜割了喂它，大黄牛还是不见好。请来兽医，兽医说大黄牛老了，没办法。

父亲搬了张小床住进了牛屋，说好陪陪大黄牛走完最后的日子，半夜里好给大黄牛喂水。大黄牛生病后，总是不断地喝水。父亲突然发现大黄牛身上有光，学过几年医的父亲知道大黄牛患上了胆囊结石，而那结石就是贵如黄金的牛黄。父亲把大黄牛的情况告诉母亲，父母感动不已——大黄牛竟在它暮年之时用生命最后的辉煌，扶持我们那风雨飘摇的家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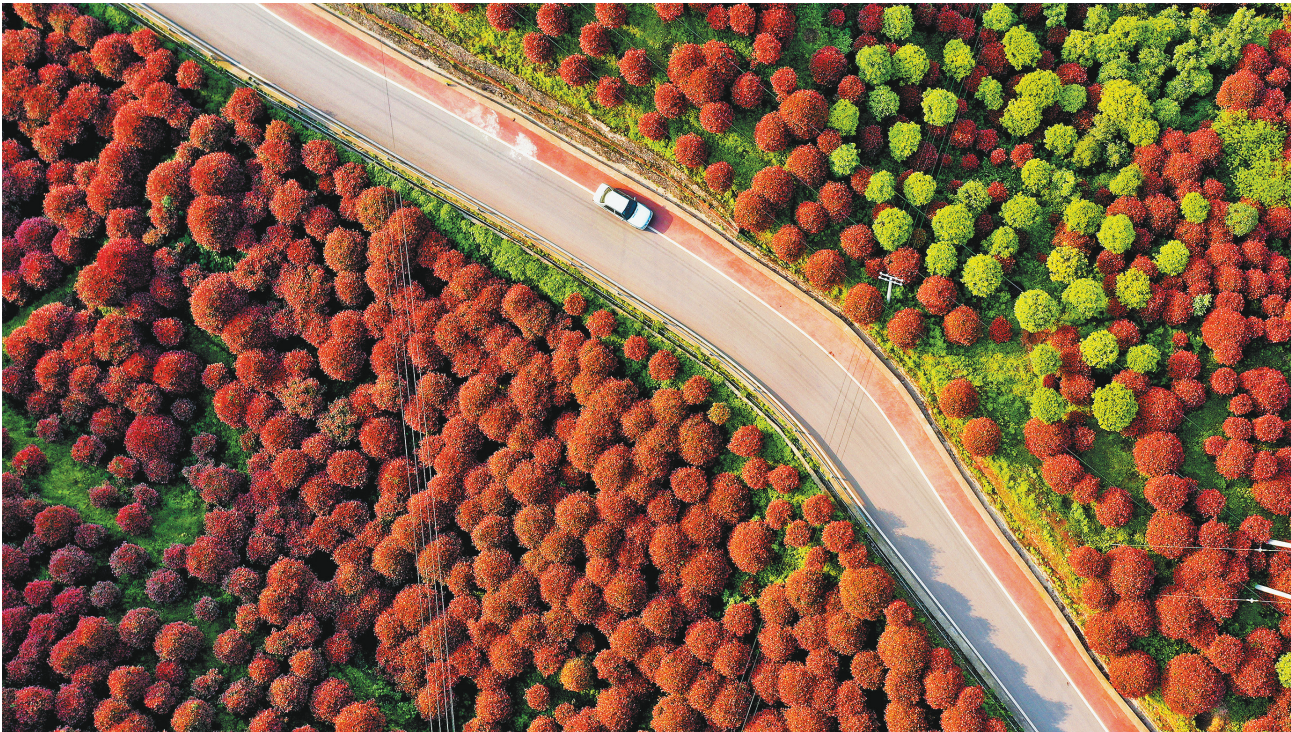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找到村长，村长说那你们家发财了，你的病你孩子们读书有办法啦。父亲说那可不行，这是村里的牛，那牛黄自然是大黄牛献给大家的。村长说大黄牛分给你们家，不再是村里的。

1985年牛年除夕，我们全家人守着大黄牛，大黄牛不吃不喝，呜吼了一晚上。第二天刚亮，大黄牛合上了双眼。

请来屠户，从大黄牛牛胆中果然取出一枚鸡蛋大、金灿灿的牛黄。父母请了20个人把大黄牛抬到村口，埋在了那棵老柳树下。

父亲让村长把牛黄送到城里药店，卖了万多元。村长把钱递给父亲，父亲收了300元，说要给大黄牛立碑。他把剩下的还给村长，说给村里打口井。

说来也怪，大黄牛死后，春天刚到，那坟堆上就长满了郁郁葱葱的青草，只是村里从没有人去割过那片青草。



春色秋意——摄于南岸区广阳镇银湖村
钟志兵 摄
视觉重庆

歌乐山下小铁路

□李智炫

父亲安葬的地方，曾经是歌乐山腰的一个荒冢，现在已变成青山环绕的秋鸣山庄了。30多年前，在修剪寒风中，清冷淡绿的烟霭笼罩着这片山岗，笼罩着山岗下一段幽静的小铁路，那里是我曾经常常驻足的地方。

1993年寂寞的清明，我抱着不满两岁的女儿，走在从梨树湾通往渣滓洞的小铁路上。扫墓后的心情正应着当时的绵绵细雨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怀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犹豫，觉得自己以后的人生就像这段消失在迷雾中的小铁路一样，不知所往。

那天的铁路上还算熙熙攘攘，很多踏青和扫墓的行人从我身边穿过，但欢笑轻快的都不属于我，铁路上的枕木好像也在跟我作对似的，让我深一脚浅一脚，总是踩不到点，尖锐的石子硌疼着我的足底，让我疲惫又沮丧。这时，一列小火车咣当咣当而来，喷着浓浓的白烟，行人都站在路边的草丛中，火车

呼啸而过，有人欢呼着，有人跟在后面奔跑着，而我，却从它的呼啸声中听到了为我加油的声音。

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喜欢上了这段小铁路。在以后起起伏伏的岁月里，不管是面临困难挫折，还是遇到开心快乐的事，我都会去走一走。在这条路上，我看见年轻人相互追逐的甜蜜，看见老者仰望枯藤老树的落寞，体味一个人坐在铁轨上的孤单，目送挑担子的农民匆匆远去的脚步……小火车来来往往，我总在边上看它，在震耳欲聋的铁轨的撞击声中大声喊出我的愿望和痛苦。

后来，我也因为生计奔波长年在外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走小铁路。岁月更迭，小铁路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起来。

近年，小铁路忽然火了，成为重庆这座魔幻城市众多热门打卡地之一。政府也重新规划和重建了小铁路，依托红色旅游景点的历史背景，借得川外和西政两所大学的美好记忆，一个个温馨而富有怀旧情感的车站建了起来，

黝黑沉寂的隧洞也被赋予了神秘的故事和联想。每当阳光明媚的日子，铁道边、山洼里，层层叠叠的野花蓬勃肆意，作为大背景的歌乐山森林公园，更是把小铁路映衬得如少女般娇艳，一切美好在路上蜿蜒展开，小铁路仿佛不再有孤独寂寞的面孔，她满怀热情地拥抱着源源不断来看望她的人们。

在汹涌而至的网络信息中，我才知道，其实小铁路曾经是许许多多人的美好记忆，有人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另一半，有人在那里失去自己的初恋，有人在小铁路上跑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时光，而后却离它远去，也有人在小铁路边安家落户，又把他乡当故乡……

但是我，依然喜欢它在雨中冷清的样子，喜欢它薄薄面纱下的娇羞，喜欢它月光下树影葱茏的神秘，喜欢它空灵的鸟鸣，传出很远很远却无法追寻的絮语。

小铁路，昨天我带着我的孙子在你的手臂上快乐地跑来跑去，夜晚，我再一次梦见你，在静静的月光里。

故乡老荫茶

□李洪

春日的阳光，暖暖地照在露台上。我斜躺在藤椅里，一边品着清香四溢的老荫茶，一边惬意地听鸟语啾啾看白云悠悠。老荫茶是母亲亲手采摘并制作的，她舍不得吃，也不会拿到集市上去卖，每年都给我留着。我知道，母亲明着让我回去拿老荫茶，实则想我回去看她，我也乐意顺着母亲的心思，常回家看看。眼下正是老荫茶采摘的时候，我不由得又想起了独居武隆乡下的母亲，这个时候，她是不是又去老林采茶了？

老荫茶树在老家随处可见，其树高大，枝繁叶茂，看见的人也很难把它与婀娜的茶树相提并论，因此，就连老家人都不把它当茶，只是当做一种可以食用的树叶。无论在高高的山岗上，还是浓密的林里，抑或峻峭的山崖边，都可以看见老荫茶树迎风而立的身影，有时就算在田埂上，也能看到几株。每到清明前后，嫩绿的细叶便挂上了老荫茶树的枝丫，院子里

的人全体出动，浩浩荡荡，进山采摘老荫茶，那场景，现在想想也倍感亲切。嫩叶采摘回来后，制作的过程也蛮有情味的，我现在都记得第一次亲手制作老荫茶的情景。母亲一边烧火，一边指点我：等大铁锅烧至发烫后，将新鲜的茶叶倒入锅里，不停翻炒。等到叶子变软后，立即起锅放到大竹筛里，晾晒凉后，使劲揉捏，直至嫩叶变成青黛色，样子也呈条状。接下来的一切就交给时间了，因为晾干的过程很慢，一般采用风干的老荫茶最好，而不用阳光直晒。用老家人的话，就是上好的老荫茶不能有太阳的味道。

儿时记忆里，老荫茶不仅滋润了那段贫穷难熬的日子，更饱含着父母亲对孩子的一片深情与爱怜。大人们把晾干的老荫茶收藏好，用来给正长身体的孩子们熬油茶。父母亲每次都抓一小撮干老荫茶叶，一小块肥猪肉熬成油渣，然后掺水一起熬煮。当油和茶的混合香味满屋子飘荡的时候，饥肠辘辘的我常常被惹得清口水直流。现在依然记得，

每次我喝香喷喷的油茶，父母亲都在一边啃红苕或洋芋，那时没什么感觉，现在想想，真是苦了他们了。后来，大家的日子过好了，油茶就有了新做法了：用大锅熬，不仅茶叶要足够，而且要用上好的陈年腊肉，有的还要加入米，做出来的就叫油茶稀饭，色泽亮人，香气扑鼻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再后来，我离开老家来到了城里，对老荫茶依然念念不忘，有心的母亲每年都给我备下一些。春节前，我又回到了老家，知道我喜欢吃油茶稀饭，母亲特地用风干了两年的腊肉为我熬煮了一小锅，吃得我心情大好，母亲在一旁看着也很高兴。就在这当儿，我猛然发现，母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背也佝偻得更厉害了。啊，母亲老了！我不禁有些心酸。这个年龄的母亲，本该进城跟我同住，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，可她不愿离开耕种多年的土地，更不愿撇下父亲留下的老房子不管。母亲，俨然一株深深植根于老家土地的老荫茶树，让我无尽回望、牵挂和怀想。